

F 范登伯格
考古悬疑系列

PHILIPP VAN
DENBERG

DER GRÜNE
SKARABÄUS

拉美西斯的灵符

[德] 菲利普·范登伯格 / 著
蒋丽 马丽丽 齐芸 /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拉美西斯的灵符

[德] 菲利普·范登伯格 / 著
蒋丽 马丽丽 齐芸 /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06—2005—25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拉美西斯的灵符/(德)范登伯格著;王德峰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11

ISBN 7-5382-7631-9

I. 拉... II. ① 范... ② 王... III. 历史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9512 号

Original title: Der grüne Skarabäus by Philipp Vandenberg

Copyright © 1994 by Verlagsgruppe Lübbe GmbH & Co. KG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本书由 DVA 授权,贝塔斯曼亚洲出版公司转授权,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上海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辽宁贝塔斯曼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开本: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字数:230 千字 印张:9.5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柳青松 张国际

特约编辑:刘 颖 叶 俭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版式设计:张 建

定价:20.00 元

作者简介

菲利普·范登伯格 (Philipp Vandenberg) 是德国当代最著名的通俗小说家之一。他的20多本古代文化小说和介绍古代文化的书籍迄今已经售出1600多万册，译成了31种外文。

“我的每一本书都要经过极其缜密、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的调查研究。我一定要被某个题材所震撼，才会开始动笔。我想我恐怕是唯一一个被允许在阿蒙法老墓穴里过夜的作家，我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准确地写出墓穴里面的那种独特的氛围。”



责任编辑：柳青松 张国际

策划编辑：叶俭 刘颖

装帧设计：奇文雲海 
qwyh_cn@yahoo.com.cn

媒体推广：王炜青

发行联系：郑原 (021) 54630606-508

1

事情和卡明斯基想象中的完全不同,虽说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来到国外的建筑工地了。在印度他参与过河道上游堵截工程;在波斯完成了海水淡化装置,这被认为是技术上的一大奇迹。卡明斯基只在家度过了很少的几年;他称这种生活为自由。如果让他每天都在同一个地方,一直做同一种正规的工作,估计他会发疯,变傻,或者衰老。尽管他现在已经四十五岁了,可是看上去却像个年轻小伙子,野外工作使皮肤晒成褐色,一头短发梳向前方,肌肉像拳击手那样发达,这正是女士们喜欢的类型,然而,这一点有时也会给他带来灾难。

不,他把阿布辛拜勒完全想成另外一个样子了:坐落在沙漠中间,一块贫瘠的绿洲,周围被几百公里的沙子包围着,中间流淌着被堵截了的尼罗河,岸边搭着临时木板房,由装载车行驶出来的并不坚固的道路,不知什么地方有一座波纹白铁皮屋顶的食堂,里面有做工粗糙的桌子和板凳,男人们坐在凳子上,点着汽油灯,用一半的工资买酒喝。在印度是这样的,在波斯也一样:这就是外国工地。

“吃惊吗?”看到卡明斯基惊讶的目光,隆德赫尔姆笑着问他。赌场里满满的都是人。现在是晚上。

卡明斯基点点头:“该死。这沙漠的中心地带。该死!”他重复着。

瑞典人隆德赫尔姆的任务是让这位新来的人熟悉“阿布辛拜勒合资公司”的所有配置。他和卡明斯基都是建筑工程师,他们两人会在将来的两年半时间里一起工作。和卡明斯基难以掩盖的德国出身不同的是,人们看不出隆德赫尔姆是瑞典人。他身材矮小、微胖,只是那一头乱蓬蓬的黑发很明显地显示出他母亲一方有着意大利血统。

“印度太可怕了,”卡明斯基迟疑着,“在波斯我们总算还有有围墙的住处。可是每天晚上还得与老鼠作战。”

“据说这里有蝎子，”隆德赫尔姆回答他，接着又补充道：“但是还没有爬到过我的脸上来。”

“那么蛇呢？”

隆德赫尔姆耸了耸肩膀。阿布辛拜勒是他在国外的第一个建筑工地。在这之前他一直在家乡瑞典为“阿布辛拜勒合资公司”合作伙伴之一的斯坎斯卡建筑公司工作，主要是修建桥梁。

“蛇根本就没那么讨厌，”卡明斯基接着说下去，“他们会为人类消灭一些小虫子，这是老经验了。”他看到瑞典人怀疑的目光，又说：“是啊，你可以保护自己不受蛇的伤害，可是你根本就没机会提防老鼠和蠍虫。这些东西繁殖得很快。”他拿过啤酒来喝了一半，环视四周。“这里一直都是这么文明么？”他扭头看着别的桌子。

这个地方座无虚席。用钢管做成的正方形桌上传来各种语言组成的混杂的声音，有德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瑞典语和阿拉伯语。大多数客人都是男人；可是如果近看也能发现几个女人，穿着打扮和男人没什么区别，也是卡其色裤子和同样颜色的衬衫。

“等着瞧吧，”隆德赫尔姆回答说，“九点钟的时候纳格拉会出场，到时候这里就会吵得天翻地覆。”

“纳格拉是谁？”

“赌场的女老板，从阿斯旺来的。这儿的人都知道，她年轻的时候曾被誉为埃及最棒的肚皮舞者，因此很多男人都挤在这里等她出场。”

“然后呢？”

“纳格拉不再是最年轻的了，可是她的肚脐还是能和二十岁的年轻姑娘媲美。另外她还有这东西。”隆德赫尔姆伸开五指放在胸脯上，“从那以后纳格拉每星期出场一次。你就要看到她了。”

这座只有一层的马蹄形赌场，也可以称作食堂或者俱乐部，坐落在尼罗河谷上方的山顶，面朝南边。白天从这里向努比亚方向眺望，美景会令人窒息。现在是晚上，只能看到一个阴森森的



黑洞。

对于这里的大约一千名普通工人来说,赌场是个禁地。在这里喝啤酒或香槟的人都是来自欧洲的建筑公司领导,他们住在离这里只有几步远的蜜月路或桑那路上的工程承包商居住区,工资很高,通常每月一万马克。

一万马克是相当多的一笔钱,钱也是他们愿意来阿布辛拜勒这样的地方工作的主要原因——无论是钱还是需要用到钱的什么事,两三年之内都会被人忘却。这对卡明斯基来说也是一项技术性的挑战。

“嗨,罗加拉!”隆德赫尔姆和一位瘦高个子的男人打招呼,这人在一位年轻女子的陪同下正走进赌场。瘦高个穿了一件柔软的亚麻上衣,显得很时髦,而那位姑娘却显然并不怎么注重外表。她穿了一件宽大的连身工装裤,长长的黑发在颈后挽了个结;戴着一副边框眼镜,使她看起来难以接近。

这两位来到他们桌边的时候,隆德赫尔姆说:“介绍你们认识一下,这位是埃森来的阿图尔·卡明斯基,他来接替缪斯朗。这位是伊斯特凡·罗加拉,考古学家。这位是他的助手玛格丽特·巴克尔。”

卡明斯基和他们两个人握了握手,隆德赫尔姆挖苦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所有来到这里的考古学家都是我们的天敌;他们只会惹人生气。他们认为我们能够不留一丝痕迹地完成工作,但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罗加拉勉强挤出一丝冷笑,玛格丽特·巴克尔面无表情。

“我们会相处得很好的,”卡明斯基的话充满了鼓励。

罗加拉点点头,向一位身穿白色长袍的服务生要了一杯啤酒。“您也来一杯?”他转过身问玛格丽特。这句话听起来有些不自然,似乎他习惯用“你”来称呼他的助手。玛格丽特点了点头。

“在我的一生中我已经做过很多事,”为了打破这尴尬的局面,卡明斯基开始说,“可这确实是一件最荒唐不过的任务:将一座神庙拆成几块,然后在几百米远的地方再重新盖起来!”

“如果只是关系到拆迁,”罗加拉插了一句。

“您的意思是?”

“你们的工作之所以这么复杂,是因为阿布辛拜勒神庙实际上是由完整的一块岩体构成的。如您所知,它镶嵌在山体里或是从山体里切割出来,正是这点使得它如此罕见,也因此阿布辛拜勒神庙才不会掉进尼罗河水库。”

“我们在进行着一项该死的冒险工作,”隆德赫尔姆补充说。

“我知道,”卡明斯基回答说,“什么时候是淹没期——我是说,被拦截了的尼罗河什么时候会将神庙外围的堤坝淹没?”

隆德赫尔姆打了个手势:“埃及人和苏联人还在为这个日期争论。埃及人认为是1967年,苏联人说得更具体一些:1966年9月1日。我更相信苏联人,毕竟是苏联人修建了这座大坝。”

“1966年9月1日?刚好还有两年!”

“不足两年了!况且直到现在还没有拆掉一块石头!”

罗加拉点点头。

“为什么还不开始?”卡明斯基问道。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隆德赫尔姆几乎要发怒了。“该死的地基!沙子,沙子,沙子,如果那是一层砂岩就算我们走运了。板桩墙找不到支撑点。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加宽神庙周围的堤坝,而不是在增高。尼罗河水在这儿形成的压力越来越大。这玩意儿现在已经有六十到一百米宽了。”

“高度呢?”

“堤坝最高处为135米。水平面最高处为133米。”

“这意味着……”

“这意味着成功与失败之间只有两米,微不足道的两米。”

“两年。”

隆德赫尔姆点点头。这一刻他看起来并不乐观。

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卡明斯基说:“如果苏联人算错了呢?我是说,如果水库增高得更快……?”

坐在邻座的阿布辛拜勒新闻通讯社社长雅克·巴卢向上看了一眼。隆德赫尔姆、罗加拉和玛格丽特·巴克尔似乎担心他听到了卡明斯基的话,好像这位新来的人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因

为在营地中什么都可以谈论,唯独不可以谈论这个被认为是“阿布辛拜勒合资公司”的不祥之兆的日期。没人知道怎样计算,人们必须相信已有的这个日期。

“他们真该被魔鬼召去,这些苏联人,”隆德赫尔姆骂道,“他们刚刚将三位宇航员用一艘宇宙飞船送上太空,他们环绕地球十七次,所以他们在尼罗河水的问题上不会算错!”

罗加拉举起手来,像要说什么重大的事情一样:“如果这儿出了什么事,也不能怪苏联人,阿斯旺水库是四年前开始建造的。之后每个人都知道阿布辛拜勒不久以后就会被淹没。”

“当时,”隆德赫尔姆附和道:“这里的水位只有120米,如果埃及人及早做出决定,那么我们就用不着修建防洪堤。现在春天到了,洪水已没到了我们的脖子,我除了把越来越长的板桩设法钉入那些该死的砂岩里以外,什么事都不能做。开始是12米,现在是24米,直到370米——为了什么呢?什么也不为!”

这瑞典人话音未落,喇叭里突然传出狂野的阿拉伯音乐,主旋律中夹杂着笛声和沉闷的打击乐声。占去了这半圆形空间最中央位置的酒吧后面,出现了一位妖艳的女子。隆德赫尔姆用胳膊肘捅了捅卡明斯基,转过头说:“纳格拉。”

纳格拉长着一头火红的头发。见识过不少女人的卡明斯基,还从未见到过这样如火焰燃烧一般的头发,这和她一身绿色的装扮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她身穿一件闪烁的丝质长裙,紧裹着臀部,前面开叉。裙子的上半身镶嵌着珍珠和宝石,勉强才束住她饱满的胸部。

纳格拉随着音乐的旋律抽搐似地扭动起来;可是卡明斯基并不欣赏这种音乐。他觉得音乐非常难听,而舞者充满挑逗的动作倒是值得赞赏。因为纳格拉擅长将身体像蛇一样扭来扭去,像海上的波浪一样,到了每个波浪的最后都把头缩进脖子里去。当她双膝着地,上身后仰,火红的头发披散在地上,伸着长长的手臂在空中挥舞时,男人们便疯狂地叫喊,拼命鼓掌,他们一直在喊:“纳格拉——纳格拉——纳格拉”,似乎永远也喊不够。

受到喊声的鼓舞,舞者从地板上不用手支撑便挺起身来。她

的跨越扭越快,双手交叉放在颈后,迈着碎步飞快地在人群中穿梭,客人们有节奏地鼓起掌来为她伴奏。

卡明斯基注意到有几个人往舞者的衣裙里放钞票,纳格拉不时地弯下腰挑逗他们,他们的眼睛只死死地盯着她的胸部。钞票里面夹着打开的小纸条,隆德赫尔姆看到了卡明斯基询问的目光,低声对他说:“纳格拉每次出场都会得到六个报价。”

“怎么?”卡明斯基问道。

隆德赫尔姆点点头,似乎在说:没错,我们可以做点什么。

在刺耳的音乐声中和跳肚皮舞的舞者极具挑逗性的动作的煽动下,隆德赫尔姆、罗加拉和卡明斯基也不由自主地合拍鼓掌。只有玛格丽特一动不动地端坐着。卡明斯基没有从正面看她,只是从侧面观察。他心里想,究竟什么样的事情才能让这位年轻姑娘展颜一笑。

这时纳格拉的舞跳到了高潮。舞者充满情欲的身体抖动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快。现在她靠近了卡明斯基,他看到了她胸脯上的汗珠,听到她金手镯的撞击声和急促的呼吸声。纳格拉的眼睛盯着他;尽管她在不停地旋转、曲伸,也不肯把目光从这位新来的人的身上移开。“嗨,嗨!”关注着这一幕的人们大声喊叫:“嗨,嗨!”

对于卡明斯基的品味来说纳格拉太过于丰满了,她的身体太具有挑逗性了。何况他对女人已经厌烦。本来他认为在阿布辛拜勒不会遇到女人,但是他想错了。

纳格拉似乎注意到卡明斯基对她并不感兴趣,因此她边跳舞边从他身边溜开,向邻桌的客人展示她那充满诱惑的舞技。隆德赫尔姆感到很遗憾,恋恋不舍地目送着纳格拉离去。

在激越的音乐声和急促的掌声中突然从入口处混进一声尖叫,并很快像野火燎原一般从一桌传到另一桌:“进水了!”

目光还紧紧地粘在纳格拉身上的隆德赫尔姆一下子跳起来。手插进裤兜,像被麻醉了似的怔怔地盯着前面。然后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什么,看着卡明斯基,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我就知道,我就知道!”这时他似乎才有了行动能力;他从口袋里掏出一



张钞票，啪的一声摔在桌上，在他转身准备离开时，小声对卡明斯基说：“跟我来，你该看看，这一切是怎么淹没的！”

正在这时，外边响起了雾笛，打断了狂野的音乐，纳格拉消失在吧台后面。男人们挤到出口处。隆德赫尔姆顾不上管卡明斯基，朝停在网球场入口处的“陆虎”^①跑去。卡明斯基费了很大劲才跟上他。

隆德赫尔姆玩命似地开着他的越野车，轰隆隆地驶过桑那路，在岔路口他选择了右手向东延伸的那条宽阔的焦油路，从这条路再照直往前行驶大约两公里就可以到达阿布辛拜勒岬角。在车灯的照耀下左边露出一座孤零零的长方形建筑物，那是工地的领导机构。隆德赫尔姆不顾这辆难以驾驶而且弹性极差的车正在以高速行驶，将手伸到座位下摸索着什么东西。卡明斯基想帮忙，可是隆德赫尔姆没有理会他。终于他抽出一瓶酒，拿到挡风玻璃前面打量了一下，然后用牙齿拔出瓶塞。

“给！”隆德赫尔姆说着把酒递给他的同伴；卡明斯基还没来得及拒绝，隆德赫尔姆便来了个急刹车，原来是从右边广播站前面的十字路口斜刺里冲出一辆车来。酒瓶碰在操纵杆上，掉在卡明斯基脚下，酒一下子流到满是灰尘的橡胶地板上，车厢里弥漫着一股非常难闻的酒味。

“对不起，”隆德赫尔姆一边抱怨着，“可惜了这么好的东西”，一边又在给汽车加速了。

卡明斯基打手势制止他，隆德赫尔姆放慢了速度。又过了一个十字路口，急转弯向左，两三百米以外道路呈弧形，向东是下坡。车灯所照之处，左边是一个小型宿营地，从这儿开始道路呈半圆形，通向尼罗河和神庙。

路的右边突然冒出了灯火通明的施工现场。巨大的探照灯照着被加高的水坝和神庙之间的山顶和洼地。二十米高的拉美西斯神像冷冷地俯视着挖土机、拖斗卡车、起重机和其他机器，似

① 越野汽车

乎这一切与它们毫无关系。像蚂蚁一样小的人们躁动不安地跑来跑去。隆德赫尔姆把车开到右边，在神庙前一块平坦的沙地上停了下来。

“跟我来！”他喊道，用力摔上了车门。卡明斯基紧随其后。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海水的气味和给钢铁加润滑油的味道。笨重的挖土机用它巨大的铲子漫无目的地在地上吞食沙土，然后很快转身，就像在跳华尔兹，撞击着空气中呛人的尘雾，脚下的土地像地震一样颤动着。

新来的卡明斯基清楚地看到了沙质的洼地最深的地方露出黑色的湖面。水中央伸出两排鲸骨一样的钢柱。一人粗的管道像巨大的动脉一样分出许多岔，在堤坝上面通向四面八方。那边一辆巨大的装载机正把碎石倒在土堤上面。石头击打着水面发出海啸的声音。

在堤顶上隆德赫尔姆的工头向他们走过来。他用力地挥舞着双臂，指着一个地方给他们看，他估计那里会有河水渗进来。隆德赫尔姆此刻的镇定令卡明斯基暗自钦佩。

隆德赫尔姆仔细观察堤坝的两边，用脚在沙地上跺了几下，好像想检验一下地面的牢固程度，他迎着挖土机、水泵和机组的嘈杂声大声喊：“关掉水泵！放下第三根抽水管——接上断口，根本不需要碎石！灌水！”工头明白了，用大喇叭下达了一些命令，突然从四面八方冒出很多工人，聚集在一起，领到任务，很快又分散开。这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没有太多的骚动，就像本来就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卡明斯基感到很惊讶，这时站在他旁边的隆德赫尔姆朝他喊道：“该死的情况太危险了！”当他看到疑问的目光时，补充说道：“如果我们够倒霉，你根本就不需要参加行动；一切都会过去——结束了！”

卡明斯基向前走了几步，问隆德赫尔姆：“这是什么意思？”

隆德赫尔姆笑了，可是笑中带着一丝苦涩：“外面的水压对沙地来说太大了。水在板桩墙下面会形成管涌。你知道的，全都是沙石，会像肥皂一样被冲走。”



“那么现在呢？”

隆德赫尔姆耸耸肩膀。“我想试着给洼地灌满水。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唐，可这是唯一一种可能缓解地下渗水处压力的办法。然后我们从外部将渗水处堵住，把水重新压回尼罗河，如果成功的话！”他又补充了一句，然后跳上一辆路过的满载管道的汽车，指挥司机去他要投入工作的地方。

卡明斯基无助地从堤顶望去，越过渗水的湖面，一直望到了拉美西斯神像。他的任务可能就是将那每一座都很完整的二十米高的神像从山崖上切下来，不是完整地切下来，而是要把它们分成十到三十吨重的石块。不仅这样，还要把嵌在峭壁里五十五米深的神庙整个从山体上锯下来，在被尼罗河淹没之前搬到安全的地方。

卡明斯基脑中装着全盘计划，他清楚神庙里的每一个壁龛和每一寸地方；尽管他还从来没有进去过。阿布辛拜勒令他着迷。可就在他还没有开始工作的时候，水库的水位就要高过神庙的入口了。所以隆德赫尔姆必须带着他的人将这座围绕着神庙的该死的堤坝推平。现在他突然对这一切产生怀疑了吗？

卡明斯基在这样高度紧张的氛围里，用他那双工程师特有的眼睛把探照灯照耀下的巨型神像分解成单个的几部分，目测那辆巨大的正在整平地面的动臂起重机的活动半径，寻找一个可以承受七辆吊式运输车的合适的停车位置。

卡明斯基以为神庙本身首先是一个技术问题，聪明的数学家坐在办公桌前便可以解决——前提条件是，包围着建筑工地的水坝一定要顶住。

水坝内的水平面在缓慢地上升，卡明斯基在远处注视着隆德赫尔姆的人怎样借助起重机，将堤顶上的与运转的水泵机组相连接的管道放进渗入的水里。而其他人和切割打磨工人一起为接入管道而在板桩墙上打洞。几米高的火炬燃烧着，就像除夕夜燃放的焰火。山脚下两辆巨大的装载机装满沙子，高举着铲斗，风驰电掣地驶向坝顶，把沙子倒在水里。

堤坝上的水泵机组发出巨大的噪音运转着，似乎湖表面褐色

的尼罗河水是从地下煮沸了一般。洼地里冲出一股腐烂的臭气，与汽车和机器里排出的废气混杂在一起。

一艘尾部构造简陋的运货驳船顺着尼罗河向上驶过来。中间的装卸舱口敞开着，船上满满地装着沙子，直漫到船沿。一辆抓斗式挖掘机的履带从西边穿过，通过斜坡，到达堤顶。运货驳船靠了岸，挖掘机的抓斗伸入货舱，舀满沙子，倒在水坝裂缝处。

堆砌的堤坝内部的水面明显在上升。卡明斯基脑中的想法令他极不舒服，隆德赫尔姆要将紧挨着神庙所在的山崖下面的洼地注满水，这会破坏好不容易才为吊式运输车通行所修的道路和斜坡。就算考虑到水库被淹没，时间宝贵，新设备最少也得两周后才可以投入使用。

正当卡明斯基沉浸在他的想法中时，水泵附近传来高声的对话，是隆德赫尔姆、罗加拉和一位身材瘦长的埃及人在讲话，卡明斯基不认识他。就卡明斯基对他们激烈的动作的理解，是那两个人在劝说隆德赫尔姆停止往洼地里灌水。可是隆德赫尔姆固执己见，就在他们快要动起手来的时候，他让那两人站住，自己跳上挖掘机的驾驶室，把司机赶到一边，来了一个熟练的旋转，把一斗沙子扬在两人的脚下，那两人骂骂咧咧地跑开了。

“疯子！”罗加拉看到站在探照灯下面的卡明斯基，喊道，“这个人疯了，您得小心点。”

“他太激动了，”卡明斯基试着使这两人平静下来。“你们得理解，他对此负有责任。”

“责任！”埃及人叫嚷着，“那家伙忘了原本到这里干什么来了。”

现在罗加拉才想起给卡明斯基介绍那位埃及人。卡明斯基才知道原来这位瘦高的人叫哈桑·穆赫塔尔博士，是埃及考古学家的领队。卡明斯基的第一个念头是：你还会和他打交道的！

穆赫塔尔对这位新认识的人没表现出多少兴趣，所以卡明斯基觉得自己有必要问一下他们生气的原因。埃及人指着通向神庙的拉美西斯神像说：“三千年来从来没有水流到它的脚下，”他解释道：“我们不知道，如果水流到达了基座，砂石会怎么样。可

能会像太阳底下的盐一样晒干,也可能吸足了水的岩石呈现出另一种颜色,也许也会碎成沙子。”他弹了弹他浅色棉夹克上面的灰尘。

罗加拉使劲点点头,补充道:“也许现在您明白了我们为什么生气。”

“我明白,”卡明斯基回答他。可是他宁愿这样回答:不,我不懂;因为如果不往洼地里注水,它也会满的,这是无法控制的。所以不管怎么说,在水面达到神庙的高度之前,还有希望堵上这个裂缝。他话到嘴边又咽回去,沉默了。他不想在认识这个人的第一天就闹个不愉快。

“那么再见,晚安!”穆赫塔尔向卡明斯基伸出手告别:“希望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卡明斯基答道,礼貌地补充了一句:“先生!”他听说,有文化的埃及人没有比别人称他为“先生”更高兴的事了。

穆赫塔尔也表现得很高兴:“您明天来我办公室吧,”他说。“在领导办公区。”卡明斯基答应了,他想去。

卡明斯基往那个盛着黑水的咕嘟咕嘟作响、沸腾一般的又大又深的洞里看了看,产生了一种印象,觉得坐落在这荒漠中间的巨大的建筑工地阿布辛拜勒有它自己的准则。这些准则和他到以前待过的工地上的那些完全不同。是啊,看起来似乎这里有一种无法解释的紧张气氛。这种情绪体现在每个人都少有的神经过敏的行动中。

早在他乘船从阿斯旺到阿布辛拜勒的途中,就发现当他和乘客们谈到工作时,大家都闭口不言。无疑,他已经习惯了国外工地单调的生活,放弃舒适安逸的生活对他来说无所谓;可是他之前的经验告诉他,往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产生非同寻常的友情。

然而他怀疑在这儿能否找到真正的朋友。

终于他摆脱了那些令人头痛的想法。在无数的工人中间他辨认不出哪个是隆德赫尔姆,于是默默地走向隆德赫尔姆停车的那块平地。在这儿他什么事也不能做,他也不想等隆德赫尔姆;

所以他拦了一辆路过的卡车,就这样踏上了归程。

司机是一位年轻的埃及小伙子,不会讲英语,走了半公里的路,卡明斯基才弄明白他叫马卡尔,可是别人都叫他克里姆,他对此似乎特别自豪;因为他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个名字,同时友好地向这位德国人点头。

到了十字路口,左边就通往工人宿营地,克里姆让他的乘客下车,然后疾驰而去。东方地平线上天已破晓,右边的医院和变压器站已是天大亮了。

卡明斯基在承包商居住区分到一间房,和隆德赫尔姆同住,这是一处石头砌成的平房,粉刷成白色的穹顶,可以防热,门口有一小块绿草地。

在这儿听不到任何工地上的嘈杂声,就连在晚上歇斯底里地做祈祷的知了,这时也悄无声息了。卡明斯基走了几百米后离开了结实的大路,拖着长长的步子蹒跚地走在沙地上,就像习惯了走沙漠和碎石路的人那样一点儿都不觉得累。

房子看起来全都一模一样。尤其是在晚上。从大街上数去,卡明斯基住在第三栋。隆德赫尔姆告诉过他营地的秩序。锁门是会被人瞧不起的。卡明斯基在波斯时就知道这个道理。

当他打开房门,巴勒布施就站在他面前;他穿着一件白色长袍,看起来像个幽灵。巴勒布施集仆人、厨师和总管于一身,为卡明斯基和隆德赫尔姆两人服务。

“主人,”他由于受惊而结结巴巴地说,“隆德赫尔姆主人不在家,隆德赫尔姆主人失踪了。”

“我知道,我知道,”卡明斯基举起手,“一切都很好。”

2

一辆马达隆隆作响的黄色载货平板车飞驰着经过山谷路,朝营地—医院的方向驶去,身后扬起一阵土雾。一位身穿蓝色工装裤的埃及人跪在车板上,双手紧紧抱着一个毫无知觉的工人。到了变压器站道路开始转弯,向东一直通往医院,司机疯狂按喇叭,